

籌
遼
碩
畫

三十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

巳未孟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謹再申明還兵情由及
區處大略以寬

聖慮事項職具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

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
還酌量賊勢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
遏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着照

屢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

聖慮何等詳慎

聖懷何等急切無非欲職保守孤城以圖恢復職
敢退遜一步以負惓惓任使之意惟是還兵
遼陽一着實出無策而酌量區處誠有不得
不然者職在都門時曾欲復開原與北關合
勢矣豈意纔出關而鐵嶺又陷意欲出疏而
北關又陷遼人覓覓屢次飛散開元陷而鐵
嶺逃鐵嶺陷而瀋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
逃日來男扮女裝婦扮軍樣闖城而出者未

已矣職實無策以定逃民之心各營軍士如河東總兵標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逃去四百七十九名中軍千把總十二員亦逃廣寧不肯出陳倫一營逃去三百數十名而他營可知也職又無策以繫逃軍之足河東總兵李如楨曰願揀死無論矣遣河西總兵助防而強逼非願遣開原道彈壓而次且不遣守道安慰而中途遂止而他將可知也職又無策以壯將吏之膽初悉銳以防瀋而

遼陽虛甚使賊以萬騎綴賀世賢于虎皮驛
而以全兵攻遼陽則遼陽潰賊以萬騎攻瀋
陽萬騎守渾河阻賀世賢不得救則瀋陽潰
而遼陽聞之亦潰兵分力寡職又無策以顧
遼瀋之全賊攻開鐵時猶內顧自陷北關殺
金白二酋縛宰賽挾煖炒諸酋其風聲氣焰
比前倍惡職又無策以遏狂賊之勢此職所
以千思萬想而不得不併力遼陽以固根本
者也此還兵之情由也今兵雖還而故示點

兵進討之狀椎牛饗士一連數日分兵四出以聲勢疑賊未嘗示弱也潘陽遊擊栢世爵見領額兵及蒲汎備禦殘兵尚千數百人在彼駐守又密遣守備毛文龍等安置諸毒以待賊來未常棄潘陽也賀世賢領兵萬餘防虎皮烟臺一帶當賊來路以南顧遼左顧潘未常無犄角也柴國柱李光榮各領兵親往清撫要...聯絡按伏未常聚重兵于一處以致賊也又相度地形見代子河水可引入城

又見貼城支流築壩壅水可當東北面城北
地卑築堤積水可當正北面親率道將從十
里外分頭挑築逐日自早至夜冲雪忍饑與
軍士同苦今水滿城壕人心粗定正爲借水
守城得膽那各兵簡選操練以爲戰計未常
作嬰城自守事也此臣區處之大略也今日
之計惟得遼陽一塊土便是恢復張本便是
滅賊張本職恐

皇上疑慮不得不將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申明

一番以寬

聖懷竊謂此一役也不但防瀋陽官軍之二萬遼陽人民之數十萬皆賴此保全而閤鎮之存亡京師之安危亦于此關係何敢避退縮之名而草草一擲爲如但責以防瀋而已有何難事職法最嚴責諸將死守諸將不敢不死縱有差池職猶得以新任解免不過以一語謝朝廷曰非不督諸將死守而諸將不能守便足了此一段失事公案而職不爲也恐避

此退縮名色使遼根從此永斷而且晚禍逼于京師也如謂守瀋爲無防則前日曾以一總兵七將領統兵馬萬餘人守開原矣又曾以五六將領率兵馬六七千人守鐵嶺矣誰爲撒退而今日之開鐵安在官軍安在十數萬之生靈安在如謂遼瀋可以互救則前日又曾以兩總兵救開原救鐵嶺矣何以任賊昏醉數日而莫敢出頭一望此目前之殷鑒也况今日守瀋陽之道將尤怯于前日守開

鐵之道將今日救援之總兵不殊于前日救
開鐵之總兵而今日殺金白縛宰賽之奴酋
倍狠于前日破開鐵之奴賊試與中外諸臣
平心商量賊犯瀋陽而瀋能守否遼陽能往
救否賊犯遼陽而遼陽能守否瀋陽能回救
否賊綴賀世賢于虎皮驛而犯遼犯瀋能兩
全無恙否語云毒螫在手壯夫解腕夫天下
事固有置之而反以存之顧之而反以失之
者殆未可一律論也今瀋城自職未到任而

空已久矣賊見其空而不來未可知卽來而
瀋民已空瀋城自在賊不能據而守不能楸
而去也明春兵力稍厚遣一大帥守之何所
不可職亦惟有仰奉保全孤城之

旨拿定主意以保遼陽爲他日進取張本而已矣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鶴題爲國勢甚危用人
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
國事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

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
臣子所望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
一分早救一分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
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在狃安而無遠慮則
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
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怪而能不望于
皇上之獨斷哉臣聞潤涸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鼎
食才惟試而後效事必簡而易成竊見少詹
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

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
爲固京師計奴旣東訖虜又內逼京師京師
實係根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
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
練臣以計習召募旣到之新兵亦可挑選在
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
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
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
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

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又先一角
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宮于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夫連雲華棟以盈尺之堵曲盡之乃
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
今者徐光啓條畫兵事言頗廣大計則深遠
原爲國家千百年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
盈詘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
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糧數目
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

姬三十人分爲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糧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辦月糧本色何處關領如目前錢糧未敷先爲小試法令練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三千或五千算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措辦取其事約費

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練臣居其地役其人藉其犒餉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改觀步伐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習而後上疏以報成效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視之而彼三千或五千人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

略而仰副

明旨矣至于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
皇上仍責之練臣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
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
營則練臣訓練方略亦可爲京營永永操演
榜樣而治軍旅者乃可以還講筵豈非

皇上用儒臣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
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衙新議權不
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兵殺手三千鳥銃

手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奉

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戚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
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薊鎮之兵獨
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
可求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臣觀
皇上每于大小臣工之言留中寢閣不見施行畢
竟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
以空言效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事朝上夕下哉

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國而不肯
以賊遺君父固宜君父親之信之而中外且
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竭其心力殫
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件著一
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紆宵旰下展生平者哉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同心而無艱于共
濟萬一遼左京師意外有急亦得今日訓練
一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顧莫決

而竟使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政須
樂助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悞臣與光
啓同備儒臣無遠略深識以佐光啓戮力襄
社稷之大計惟愛君憂國共此赤心故不避雷
同不嫌出位聊據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朝鮮入貢之道急宜添
兵防守事據都司僉書戴光裕呈稱據朝鮮
國王咨稱咸境道觀察使沈惇馳有阿伊難

住胡三名來到豆浦江卽令通事李仍公問
其來由本胡等說稱爲因換買瓮器事出來
仍問彼中情形答說奴酋使其末子憑依買
賣擬于八月初五日出來于會寧鎮等情又
該撫夷萬戶崔邦濟馳報有騎胡八名自水
上來到城門卽問你是何處胡人緣何經由
這邊指向何地本胡等說稱俺等因事前向
造山近境胡人處因道路荒蕪人馬不通不
得不由此而行仍宿堡境明向造山等情又

據滿浦僉使金完馳啓有走回人役自奴穴
出來供稱俺在賊寨聽得奴酋言說朝鮮國
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音數月之內
可遣一將之兵當爲處置此賊之勢近益熾
盛不測之患必在冬前等情又據戴光裕呈
爲冒陳危急情形乞賜保障以守重地事據
本營中軍指揮僉事王化遠呈稱切照遼東
往事之失始于因循無備終于防範失策今
日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駿鎮江殊

不知寬駿鎮江爲遼瀋之左臂而鎮江又爲
朝鮮登萊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請借
箸籌之彼奴酋得志開鐵之後首必垂涎遼
瀋九月以後虜若不犯遼瀋必犯寬駿鎮江
一入犯其不便有五今日東北子遺全在寬
駿鎮江避虜一聞寬駿鎮江無備虜張聲勢
在西出步騎千餘直搗寬駿誰與抵敵將見
老稚必死于鋒鏑溝壑少壯必散而之金復
海蓋以金復海蓋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

之民不惟棲身無地又何以養此自困之道也其不便一寬鑿爲鎮江藩籬寬鑿一失勢必順江而下直抵鳴綠取鎮江破其城若火其廬舍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其不便二朝鮮與鎮江猶北關之倚開鐵也鎮江一失朝鮮誰與爲援不猶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轍乎其不便三今日遼陽迤南民無甚恐猶知有寬鑿鎮江在外萬一寬鑿鎮江將兵調去一旦胡馬至此失陷城池誰不寒心喪氣其

不便四當日清河胡遊擊中軍武以揚知奴
酋必犯告之于上猶疑而斥之致有今日之
失朝鮮雖與中國世修隣好原無他腸但見
三月出征以前勢在騎虎三月以後情若騎
墻况其強悍不比北關北關且滅何況朝鮮
儻奴酋加兵城下勢必舉國以降朝鮮若降
借朝鮮之艦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其不便
五爲今之計寬黻不可無兵鎮江不可無備
寬黻之兵協同寬黻之民把守黻陽隘口使

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
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
得入而長驅鎮江鹽場此兩重地一保微獨
遼瀋得一臂之力而人心不驚沿海無虞矣
合無呈乞裁奪到職除行分守道速議通詳
外看得朝鮮依附中國非一日矣我
皇上竭海內之力殄滅倭奴存之于板蕩之餘其
恩厚矣彼必不肯背

天朝而順逆奴易知也獨當喪師之後兵力脆弱

不能抗奴奴貽書不答必有憤心見北關滅
若振落必有易心又料遼陽兵雖漸集勢不
能分救朝鮮必有乘便之心其旦夕謀吞朝
鮮事若有之如渡江而東我便可整旅而北
以搗其巢奴若出此是爲下策而我獨謂鎮
江不可不添兵設防也蓋鎮江爲朝鮮入貢
必由之路又登萊咽喉而金復四衛之門戶
也職前疏有云萬一奴全力犯遼陽而以二
三千奇兵由寬叟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

必絕蓋已大略言之今據鎮江營中軍王化遠之議更爲條暢職謹會同總督汪可受經略熊廷弼巡按陳王庭據實以聞伏乞

勅下兵部將應添兵將卽刻議覆仍差行人一員帶金帛數萬往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聲援該國亟速整搦兵馬如職前疏一駐滿浦一駐昌城以陰備奴入犯是爲兩全之策不然鎮江不守朝鮮決難自存開鐵失而北

○可關亡非殷鑒乎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上下交儆之謨
以祈舉朝協心共濟時艱事臣觀遼左阨危
除各鎮堡殘破虛單所僅存者止遼東一鎮
在臣方惴惴懼不能支而近接經臣疏揭知
其借水防城挑濠築壩自昕至晡與士卒同
苦士卒心似已鎮定經臣可謂智盡能索不
遺餘力矣臣計先臣薛文清有言人臣作事
須有應頃經臣拮据至極顧所以應之謂何
耳乃經臣之爲之者甚艱瘁而廷臣之應之

者甚怠緩臣竊惑焉如姚宗文定須出關諸
所誘夷攻夷洎查覈兵馬錢糧必到地方乃
有着落此只合題知而兵部不爲請旨也如
閱視一差不獨遼薊爲急諸九塞間何處精
銳可用尚堪援遼何處調遣一空亟須處補
近聞雲中雖結七年之局而黠虜之市本撫
賞我軍之月廩布花俱以部解發逾期恐生
缺望總宜各遍閱洊復往規兵部曾奏稱另
疏具題而何以尚未題也如金復海蓋宜設

重臣屯重兵一以壯遼聲援一以固遼糧道
一以備登萊防禦臣曾以爲言已而遼撫周
永春採康應乾議隨及之東撫王在晉再及
之同官祝耀祖又及之此何等緊急而吏兵
部尚屬充耳也如臣前者卽將卽兵卽餉一
舉三利之疏豈專爲選將而說蓋謂遼之需
將固殷需兵更急而兵則調與募俱憂憂乎
難欲將見任廢閑諸弁武舉雜色諸人但能
召致精壯家丁自携前來者試其主之技能

謀略如果精壯卽堪爲兵此不募之募不調
之調臣故曰卽將卽兵而又省安家行月糧
待果遣用方給路資臣故曰卽餉今兵部非
不爲臣具覆非不爲將開科而家丁之說何
槩乎未之有聞也如徐光啟以詹事練兵原
自可笑臣曾有改加兵部職銜之請若當事
肯用言庶光啓得以本等官料理本等事縱
議月餉議營房敵臺關係戶工而彼此九列
衙門通融商確或猶易處何至題目另立枝

節另生而各衙門俱袖手不應一也如張名
世張神武周敦吉該經臣疏請用之於遼奉
旨着該部酌議夫神武敦吉遠在數千里外擬議
或費日時若張名世見在詔獄精火器舉朝
言當用者人人有口而兵部何以尚寂然也
如毛兵精悍可用據中州仕紳有云二千外
尚可再調無奈沿途騷擾至殺人者浙兵去
年亦曾應調今歲則有掩扉避耳各土兵奉
調太多經臣曾以楊嗣昌所慮誠是而酌議

成數卽欲以真正土官統之兵部皆未見作
何調劑作何議覆也如范濟世議京營副將
須各分信地操練管兵蓋營十二萬人分爲
六操每操二萬人總在一處校藝甚屬草草
若各將各分信地練之庶可盡人演習且備
言京都城壕當及時挑濬使深濶如舊式而
柰何皆聽之藐藐也諸如此類未可彈述精
神渙而不屬事體滯而鮮通夫主聰旣蔽若
罔聞知而臣子又復忽忽悠悠徒委之一經

臣之手卽如經臣所請大內火藥若非祝耀
祖多方運發恐亦如昨歲堆積山海關置之
朽蠹無用而已夫居家者偶被水火之災其
主人漫不事事而自家督以迄滅獲又復痛
癢無關秦越異視欲免燎原滔天之禍必不
可得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卽數日內遼無緊
報豈其有顧忌而歸也彼將爲大舉計也彼
見我中朝只靠熊廷弼一人而內裡應手者
築舍窮年伎倆若此何憚而不復來目今周

永春且以朝鮮國王具述寬髮鎮江之危又
見告矣事勢至此真如人之大病奄奄氣息
與死爲鄰若有一線生路正須急救伏乞

皇上嚴勅大小臣工共相戮力諸凡中外奏牘但
可採擇卽便施行毋再泄泄視死不救忍以
虜遺君父而以人之國僥倖也至于

皇上要緊除發帑充餉外莫先用大臣願

皇上急允新相之推以共資輔理急諭冢卿之出
以毋誤選人若整肅臺綱全憑掌院宜一面

勅周嘉謨星速到任一面

勅張問達暫爲代庖一面

勅新咨臺臣照房壯麗疏卽日巡城嗣容補劄庶
都城之內不至事務頽而奸宄伏者端必由
此臣日來晤二三仕紳有言前月十八夜月
光圓滿全似望月此爲陰盛陽衰夷狄盛而
中國衰之象有言前月二十四日辰刻親見
三日並出闇淡無光此爲分土分民之象雖
欽天監未及一睹而識者寒心殆不勝發婦

之恤杞人之憂矣惟願

皇上勵精羣工亮采齊心合德共期滅奴而後朝食則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災異事十月初三日未申之間西北玄雲忽起俄頃昏暗如夜雷雨交作電光閃爍冰雹亂下職不勝異查得雷以二月發聲八月闔聲此天地常理也往代季世之主如漢之殤安桓靈晉之懷愍皆有十月雷震之異劉向以愍帝時劉淵僭號平

陽李雄稱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
失時之象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遼陽兵馬
堪戰者寡廣寧空虛戰守二事俱無可恃惟
有用夷攻夷一着而空言挑激何裨實用發
帑二字上所厭聞舉朝臣工只知討差求去
不肯合詞一心以死生爭于

陛下之前是

皇上之自擲其社稷而羣臣之樂與共覆亡也職
見練兵詞臣徐光啓之疏曰臣近適之戶部

諸臣咸言以餉毫無措處目今通州民兵月
給亦係借用夫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止三
千尚不能爲之措餉若各省民兵四省名兵
并近擬招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之衆何以
餉之其勢必發內帑數百萬分給戶兵工三
部先儘職前所請二百萬速發遼東其餘爲
新軍安家月糧及建立營房打造器械之用
此不但遼東可救燃眉之急而京軍亦可獲
團練之用矣不然用夷一着旣已錯過奴以

言通研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所掠開鐵北關子女金帛廣賂西虜犬羊無
義惟利是嗜將職兩月以來費盡心機盡付
流水虜方乘勝長驅毫無掛礙而我之饑軍
數萬又乘機搶掠將內變應作亡秦者豈必
胡哉直待此時而後發內帑遲矣

皇上卽有意棄遼誠思破格用光啓者何心將與
之兵乎不與之兵乎召兵五六萬將與之餉
乎不與之餉乎索餉而戶部無以應將爲亂
乎不爲亂乎奴逼郊關軍亂肘腋

陛下將此無用之物將安之乎興言及此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故發帑一着萬萬無可遲疑望聖明蚤爲決斷無俟羣臣伏

闕下後允則美歸于

皇上而福在于宗社矣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微臣奉使在途兵事憂危滿目乞

聖明留神軍國之計以鞏

皇圖事職欽奉簡書閱視邊務陞辭到關途次所

見者無非佩刀挿羽喘息重繭之健兒兵杖
盛甲火器硝黃之車輛任干戈者未必人懷
壯志而司搬運者果是人無息肩輦鼓接于
衝原旌旄亂于大澤可憂可危之甚也昔年
承平之象寧有是哉卽以通州言之山西民
兵安插未定其僦居民舍者有幾多傍簷依
宇被露棲霜賣劍典衣逃亡相踵河南之毛
兵已過北望山海東去而秦隴之民兵又聞
將至通灣不知將何安插糧餉所需戶部能

預貯以待否夫啼饑號寒忍死相衛父不能
得之于子况烏合獸鬪者不解忠義未啣恩
澤困極而逃不復爲鬪鬪之民必散爲藪澤
偷日之盜困極而一旦决裂則揭竿斬木肘腋之
憂也可不爲之寒心耶中外議者爭以儲糧
餉爲要務而公疏請帑未奉

德音夫

皇上聰明神聖之主也天下危亡已兆則瓊林大
顯宗盈慮爲盜積不如散之以養士殺賊保

祖宗沐雨櫛風二百餘年之天下臣知

聖明慮必出此第急而用之虞其無濟不如今日
者慨允廷臣之請可收定傾之效耳時在燃
眉司計者宜不避嫌怨多方措處而諸臣議
餉之法未奉

俞旨該部亦不加講求使在部金錢如已收未解
者合之足辦東事便可明白抵擬以解上下
憂疑如其不給則急爲經營已太晚矣柰何
指未芽之苗以實桑間之腹而悠悠坐誤耶

微臣耿耿不寐宵旦以思思各省直錢糧有
在應貢可緩久積貯而可查者許經略熊廷
弼與督餉侍郎李長庚據真確見聞自爲揆
索各省直同舟之義必無阻撓此或濟變急
着廷臣宜斟酌具請以開便宜之路者也畿
輔營衛度量形勢以防禦門戶爲要自山海
而永平薊州通州漸入則漸深防之愈遠則
愈得力山海關阻山依海更修築城牆前疏
所言得兵萬餘諒在可守薊永兵力甚薄如

陝西兵通州不能容者宜分彼處卽合舊營
兵同練通州設一僉書練兵轄新兵而舊兵
不屬殊不可解新兵固未練習舊兵亦正生
疎借新兵之勤練以練舊兵而借舊兵之稍
知紀法以閑新兵正可相濟通州額軍二千
八百名宜總領之僉書畢應武聽訓練卽于
教場中造營房千間每一室約可容六人尚
可虛其半以待後來者如修城建臺按差關
差二臣營綜已周此永賴之利也通州額軍

宜一一清查歸伍訪其勇壯餘丁尚堪召募
宜亟下畿輔募兵之

旨厚其糧糈豁其徭役多方招致似可得三四千
人土著之兵省安家行糧之費可無逃亡騷
擾之虞合新舊主客且萬餘人詞臣徐光啓
欲與部臣須之彥同心幹濟卽令受事通州
創規定制既有成效卽將京營兵分挑帶練
餼廩定等亦可轉弱爲強此一舉兩利之術
揀事大臣宜條議上請以成練兵之局者也

至遼東兵馬錢糧稽覈甚難昨見兵部具疏
令臣遵欽奉題知之

旨便宜出關查閱容職到關與經督撫按諸臣會
同商確如以出關爲便臨期當具疏報聞凡
一應東西虜情有事可密圖語難外洩者除
密奏以候

聖裁外止揭會任事諸臣不敢發抄傳衆部題太
僕寺銀五萬兩乞令差官急解以貯山海關
備不時之需如出關則當遣官從山海關領

解貯之廣寧餉司以聽稽查出入所慮羈縻
控制爲費正煩臨飲索泉事機易悞此應動
支何項戶兵兩部宜預籌之職謂今日之事
亦孔棘矣如在危劫中國手在旁各商一着
不如共下一子今議事者盡才智公忠之士
借籌不爽審局具情宜看眼前第一着斷不
容緩者聚精會神併力圖之一事有成再爲
後算勝于下指紛然諸臣之志合

皇上之聽專隨呼隨應必斷必行東方不足平也

金匱要略卷之三十一
三五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事旦夕難支臣計實窮臣憂實大四懇

天恩那借帑金以救危急事竊照遼勢阨危議兵者徵調四出惟恐不多今兵已倍增而未暇及兵用何餉議餉者新舊並須惟恐不厚今餉已倍加而未暇問餉從何來且近日援兵漸漸出關矣防兵日日近京矣乃練兵之資尚無着落而轉餉之費愈益浩繁欲速以應之旣憂懸磬欲徐以應之又憂脫巾欲求加

于下以接濟則憂民旣窮而加賦祇以釀患
欲數請于上以接濟又虞君厭聞而激聒或
以取危然臣身雖危猶濟于國若民窮釀患
則內潰外決禍將不可收拾矣是以臣等憂
心如焚而苦無計以救焚也憂危如溺又苦
無計以拯溺也何也去年猶有那借之衙門
猶有措處之欵件猶有揆括之處所今已窮
天罄地智盡能索無所厝手矣去年兵數猶
少兵餉未加今已召調數倍增餉數多更無

策可支矣今者

皇上俯允留稅一節雖查數未報然所有不多今
雖差官守催不知幾時方到亦不知到者幾
何目前之呼求不能須臾少待救目前之急
迫亦非些須可了千思萬想惟有借帑一着
可以救急可以濟危伏望

皇上俯察新兵日多新餉日縮委屬計窮力詘准
借帑金以救目前容東事稍平外解稍裕再
爲補還則封疆旣危復安天下臣民幸甚臣

等謹率合屬同詞復請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軍興孔亟國計愈艱懇乞立發內帑以濟急需兼議營田以圖接濟事職爲各邊之餉取足于京運非初制也太祖皇帝嘗曰吾養兵百萬當不費百姓粒米蓋祖制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五十畝徵子粒上倉以正糧十二石自給餘糧六石分給守城一軍之田足以瞻一軍之用自屯糧不足加以民運民運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

以京運弘治時京運止四十三萬嘉靖初始
增至五十九萬又自庚戌至末年漸增至二
百五十一萬我

皇上初年亦止三百十萬而今乃溢至四百萬民
運三百三十萬不與也先是太倉老庫銀積
至八百餘萬兩罔寺馬價銀積至九百餘萬
故可爲東那西湊之計今帑若掃矣去歲遼
左用兵九萬費餉已不下五百萬茲兵部召
募且倍之豈五百萬可濟哉雖有加派摻括

捐助留稅等銀涓滴之潤不能當尾閘洩也
且不獨遼也大同一鎮京運逋者百五十萬
民運逋者亦幾五十萬欵局雖終善後無策
舉一鎮他鎮可知乃諸臣請帑章滿公車而
聖聽悠悠如石沉水豈厭聞發帑寧爲寇資不欲
收散財之效耶又豈左右之人故爲不必發
之說以逢主權而未嘗以屢請發之章塵
御覽耶漢高用陳平黃金恣其出入得以用間今
皇上用周永春而不從其二百萬之請是何異縛

騏驥之足而責以絕塵之逸也徐光啓練兵之歎及今舉行已屬後時而鄭重不發得無以費太侈耶不知練兵無厚糈器甲不堅利是何異驅半飽之人以扛鼎駕木蘭之舟禦風濤也通州新集之兵先至者旣已無聊儻後來者又復狼狽姚令言之變必且立見安插之所月糧之給可不爲之地耶竊謂非立發五百萬不可然此亦但可爲卒歲計若局未易結帑不能繼尚須接濟之術也欲圖接

濟莫如營田乃營田何昉乎元泰定中虞集嘗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捍水爲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亦如之五年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時以爲迂而止厥後海運不至斗米直銀六兩勳戚權貴半爲饑孳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議然已無及矣蓋爲海田者外築堤岸以障鹹湖內濬溝渠以蓄淡水則斥鹵皆膏腴也職生于海親見有行之而驗

言通石書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者今三輔率多藁莽海墾盡淪沮洳有可耕
之地而無其人江南地狹生齒日繁有能耕
之人而無其地思以裒益之在開武功世爵
與入藉登仕之途而已蓋富人所重者榮名
而狹鄉所難者仕進但槩從永不起科之例
而漫不制其入恐土著之人不甘若體照屯
軍納米之科而收不如其額恐新附之衆不
樂墾田成熟者應每畝責令納米一斗半給
本名糧餘半納官如本田原有糧差者仍認

納成熟以後年分糧差如係救荒開墾原無糧差者三年之後量出貼役銀米以均差役丁重之處止許當本地糧差十之二不許編派差役亦不許有司擅自科歛以失招徠之意墾田必須納米乃可以覈其所墾之數納米止于一斗始可以作其趨事之勤至武爵之級與入籍考試之額一視墾田納米之數以爲差如以一百人墾田五百畝入米五十石者爲試百戶卽許縣考童生二名每加五

言通石畫
卷之三十二
三十
十人多墾田二百五十畝多入米二十五石者進一級等而上之以至四百人墾田二千畝入米二百石者爲指揮使而止凡七等具縣考童生每加一級亦增一名至八名而止十年有成績有司勘實申詳報部悉與世襲但不管軍兵不應徵調其有願立軍功自肯應募及遇零犯大舉能督率丁壯殺賊得有功級者仍照邊功一體陞賞不在墾田之例則負耒耜者無征戍之憂而饒勇略者不阻

功名之會而應募衆矣至于入籍考試必別
創一名如古之力田者通計若干戶增黷士
若干又通計黷士若干增解額若干而不奪
其士之故額其有倖中而輒颺去者比逃戍
法田產悉沒入之若非本子弟而借籍夤緣
或行檢黜逃而詭名僥倖者並以詐冒論則
力田者得廣收于括外而假塗者不致濫入
于彀中而募籍清矣勢豪欲圖強占則有二
十九年恩詔許被害奏告重處之令在舊管

地主執爭亦有恩詔內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糧站量斷荒地價直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立籍官業之令在計戶分土當官丈給則不侵民間之成業也籍名在官勾稽有法則不爲亾命之淵藪也按籍而覈履畝而勘則必不匿荒爲墾而詭少爲多也往御史徐貞明有二云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地平一引卽至先之京東數處

而畿輔可漸行繼之畿輔列郡而西北可漸
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
南可漸行蓋得之經度非勦說也若各邊之
屯沃饒者久吞併于豪門磽瘠者難負累乎
貧卒故額久失屯籍幾虛自非各該撫按徹
底澄清未易議復爲今之計凡汙萊未闢者
宜照懷隆道胡思伸召墾之例勒石給帖永
不起科則人不苦征繕而願耕者衆蓋邊徼
廣漠人不樂趨但使田墾而粟多則邊備自

修不當與內地之稍入者例論也然亦不在屯額之數者則可若係屯額仍應聽撫按清查以存

祖制者也誠能行之竊以爲有十利焉地無遺力人有餘粟和糴易而軍實饒利一西北之利足供西北之用則千里之輓粟可減東南之民困亦甦利二改折之議行則腳價耗米之省歲可以百萬計利三南方富民競挾壯丁以來生聚均而廩庾實京師不爲孤注利四

遊食遊手之徒盡緣南畝而盜賊希利五比

閭什伍人爲戰家爲守干城在野而胡馬不

敢南嘶利六拋荒積逋者承佃有人而里甲

無包賠之累利七丁重差繁者得藉貼役而

蒙寬減之倍利八召募新兵事平之日有願

留力耕者聽而新餉不致坐糜利九歲入之

米漸多則出帑之數漸寡府庫充而永無加

派之擾利十職但憂行之遲而無救于急斷

無有行之久而無裨于事也秦白公之歌決

渠李冰之號陸海自昔已然卽我

皇上三十年京東水利之議寢有成效惜爲之未
竟不覩全利耳百年之計以規小利而輒墮
九仞之功以小不便而中格所由來漸矣

皇上誠欲爲國家計長久要在寬其文法假以便
宜不責近功需以後效今撫按司道

勅中各帶有營田事務似不必另設以茲紛擾但
委任責成須有專屬自非究心疆理若肯縻
之備嘗極力擔當無怨勞之避忌未易勝其

○前
任而愉快矣竊謂卽以練兵使徐光啓領之
出其經畫自見綱舉而目張歷以歲時自可
星羅而棋布顧行之十年以上則成效畢臻
卽行之三年之前規模已具今人情脇息于
奴勢之披猖大賈富商業已挾貲而徙業薦
紳巨室亦思遁影而潛踪招集于渙散之餘
似難爲力然圖之于離而尚有可合之時猶
愈于去而不復返之日也第今日燃眉之勢
如嗷嗷待哺之衆命懸呼吸若再枵腹數日

必且盡爲溝中瘠後雖有三牲九鼎安能起
白骨而肉之故職願

皇上先發帑而後議營田也儻

皇上不以職言爲謬立發帑金五百萬以救目前
仍將營田之議

勅令該部議覆或亦千慮之一得也夷患日棘緩
頰而談務農議若似迂然惟圖之不早致有
今日三年之艾及今不蓄不將終焉已哉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紱題爲遼左旦夕難

支國勢杌隉人心動搖懇乞

聖明大發帑金以救燃眉之急以免噬臍之悔事
臣七月初間有君臣未見交倣一疏大意爲
廟堂之上緩于救遼而發也乃發疏之次三日
而開原失陷之報果至矣

皇上始用熊廷弼逮楊鎬使早有此舉動開原不
陷亦未可知惜乎其晚也今廷弼到遼又三
月矣討將無將討兵無兵今日一疏至

皇上曰李懷信戴燁都着星夜前去明日一疏至

皇上曰各處調發兵馬着撫按上緊嚴催前來此旨不知經幾見矣上出之爲套語下視之爲常談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是豈拯溺救焚之道哉臣謂兵將之所以逗遛不進者雖其間不無退縮觀望之意然亦孰敢名言于口不過以安家行糧不足爲詞耳使調某將卽覈其所帶之家丁計口而授之食調某兵則計其所經之道路定日而予之費如是安有不速進彼遠而畏遼左奴氛獨不近而畏目前軍法

乎顧糧餉不足當問計部計部實計無復之
矣昔年興兵之始尤不免于撥括那借今所
調愈煩所費不貲撥括之後再無可撥那借
之後再無可借加派一節已爲緩而難濟見
今山東河南與江北一帶早魃爲災所在赤
地千里小民方望賑于

皇上而

皇上欲加賦于小民哉此其救遼急着舍內帑實
再無可冀諸臣之所連篇累牘叩

書通考卷之三十一
閻而請良非得已也

皇上吝而不割且以借金花一事住司農俸降司
皇上官職箝制臣下使再不敢言臣以爲此何損
于鹿善繼也善繼不欲以一官之故而貽

皇上封疆之憂

皇上乃忍以數萬之金而黜天下忠計之士祇恐
狡酋有以窺

陛下淺深耳近讀遼撫周永春救遼再無別計一
疏所云俱全遼大計而望于

皇上之內帑亦不過二百萬以今日大內所積豈少此二百萬之數耶誠發之則有餉有兵遼安而京師亦安既有天下何患無財不發之則無餉無兵遼危而京師亦危國之不存財其安往土地金寶孰重孰輕臣願皇上之孰計而審處也

皇上不觀宋事乎徽宗亦好貨之主也金人作亂不能早自憤發迨汴京圍而舉累朝所積金銀幣帛八寶九鼎皆拱手以獻之虜矣臣言

及此肝膽俱裂惟

聖明惕然思憬然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患正殷措餉計窮合

詞五懇

天恩亟發內帑以保三韓疆圉以奠萬年丕基事
益自奴酋發難以來我中喪敗接踵遐邇相
顧震鳧師行糧從臣部措處新餉已發過四
百八十萬此皆生民膏脂率土精液惜去年
已發者徒供一擲今年繼發者接續萬難計

見在之兵月費金三十萬而方來之兵其數
不可勝窮奴酋一日未授首則我兵一日虞
枵腹如兵連禍結累歲不息則勞師費糗歷
年難計今借貸摻括計無復之而加派二百
萬解到已多支費將盡雖工部分稅

皇上許解臣部然漫散各處尚屬西江卽嚴催外
解每月殆無虛日然零星難算如聚恒河之
沙欲加賦乎而征求貧到骨民則奚堪欲苛
求乎而驛騷遍宇內禍將何極天無雨金雨

粟之日兵鮮避穀絕粒之方臣等點金無術
仰屋徒嘆蓋已苦心百結愁思萬斛不知何
計可以粒我三軍俾之宿飽鼓我庶士俾之
皇上大發帑金則我兵氣奮奴酋氣奪而軍有投
石超距之勇斯酋有滅跡掃塵之奏矣臣等
是以復率十三司齊赴文華門叩懇伏望
皇上多借帑金數百萬以濟臣部之窮以拯遼左
之危將四海九州爲之鼓舞

二祖

列宗莫不夷憚而吾圉可固此以無用之帑藏易
社稷之奠安

皇上所得者多矣儻恡而不發邊軍聞之皆曰吾
皇厚自封殖柰何薄我軍士曾不恤其饑寒則邊
軍離心矣海內聞之皆曰吾

皇厚積瓊林柰何不恤民窮曾不爲之助餉則海
內解體矣軍心離孰爲之同仇禦侮民心渙
孰爲之共守大寶而睥睨大盈恐或生心所

謂憂在蕭牆敵在舟中無論夷氛莫之靖大
難不可解者此又安危理亂之機也

皇上聖神高千古自洞然於斯無俟臣等之喋喋

矣相率叩

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時事艱危日甚

聖心怠弛亦日甚明明優爲之事而不肯爲懇乞

翻然悔悟待旦更始以救

宗社于將傾以保金甌于既缺事職蟻負東方

杞憂北闕夙夜以來匪躬蹇蹇惟是援兵調
而士馬一空征發頻而帑貯旣竭海運增而
益藏若洗兼之夏秋不雨顆粒無收風雹作
祟麥種未佈人心洶洶所在思亂登萊與旅
順相隔一水烏龍造船揚帆巨測遼左危而
山東與之俱危不獨山東危而

神京亦與之俱危一奴作梗破城殺將迅如飛
電敗家亾國幾不旋踵而

皇上且深居大內麩蕪爲娛簪珥在旁以日爲夜

得無以天下事付之空拳孤注之經略便可
無患而廷臣千言萬語持鉢而乞于

皇上者是

皇上難爲之事而不可爲乎子輿氏有言挾山超
海是不能也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庶人之
家稍有蓄積者必不吝金錢以培植其墻垣
必不吝金錢以招揀其鄰里必不吝金錢以
養其僮僕彼豈不知愛惜阿堵積之盡錙
銖用之如泥沙哉要亦籌之熟矣有墻垣而

後籓籬固有鄰里而後羽翼壯有僮僕而後
爪牙盛而皆非廣施金錢則雖號稱素封且
懼藉寇金而齎盜糧也况財聚民散乘危誨
盜彼睥睨不軌之徒何所畏阻而不排闥以
逞哉今者請發內帑之疏奚啻堆雲而

皇上已先瑱耳一似曾未省覽然者甚至慳恡金
花罰譴俱下噫此詎可令士庶見四夷聞也
夫舉朝言之則不必言舉朝言之而

皇上不聽則又不必言雖然今日之事孰有急于

發帑者乎而

皇上于今日之事孰有優于發帑者乎部寺懸磬
南北垂橐則諸臣之捉襟露肘誠難稅畝加
派土皮捲括則萬民之剝肉醫瘡誠難而黃
白之積充牣大內無須仰屋無煩持籌則謂
皇上不優爲職不信也近閱遼撫一疏救遼更無
別法急着惟在發帑內言犒朝鮮二十萬以
成犄角于昌城滿浦之間而遙爲我牽制啖
西虜五六十萬而使挑激其執宰酋滅北關

之恨以潛爲我驅使蓋金白破則朝鮮危宰
酋勢則諸虜忌北關陷則慙心忿不待燭照
而得者職謂撫臣得算矣而猶惜其不能廣
延蘇張縱金平賈而僅授一二軍幹又不敢
多請而僅僅爲二百之求其何能濟于事乎
若使天果祚明遼撫算就

陛下卽發千萬而買奴酋之頭以恢

祖宗之舊域以謝戰歿之忠魂則今日善用更成
向日之善取天下後世將頌

聖智淵微能備無用爲有用也

睿算不神遠乎不然算小而不算大算近而不算遠遼陽不守一旦烽火達于甘泉職恐鹿臺鉅橋瓊林大盈盡大盜積卽不然

皇上寧能驅此重積而壓倒奴兵十萬乎且外議紛紛咸指左右近習包藏禍心蠱惑聰聽謂京師有急不難負寶藏而趨不識彼時爲

皇上負者何人而

皇上所欲趨者何地恐

皇上欲保有錙銖萬萬不能也夫內市之不罷玄
武門之不閉九門差之不耑點則中涓之惑
煬寵之奸誠或有之而諸臣特不欲盡言耳
皇上密爲防杜深自創艾無以近習蔽明無以撲
滿遺誚毅然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曰區區帑金藏之久以待不虞
之需豈有靳焉一朝沛發于以爲

祖宗保此一塊封疆于以爲京師留此一面保障
則神算斷不自天下起也算之神亦不必轉

乞于天下也直取諸探囊而自足矣此職謂
陛下所優爲孰與發帑而不憚申言于朝者也若
乃奴酋擁衆十萬勢如破竹興師七克去盡
滿囊彼益成其富強我反受其虛怯今日之
事若非背城借一死守遼陽社稷存亾未可
知也則且收拾剩卒招揀新募精演火器堅
壁清野而備其來少俟大兵雲集挑選精健
廣設埋伏更番迭出而挫其銳漸復諸城挾
同西虜扶立北關離間逆腹使永芳養性自

相內擊而乘其亂尤須預辦金錢三五年廣
延天下智謀以多算勝少算而取其全或者
可得結局近報憨茵挾賞甚急隴蜀望奢將
來難厭或令修郟戒夷計功倍賞尤激發羈
縻一法也事不可需機不可失言念及此

皇上何優爲而不肯爲乎然

皇上所優爲而不肯爲者又未可一二數也職請
得略陳之方今小醜僭號危辱本朝豈是細
故謂宜辨色視朝日晏不遑輪臺引罪籌指

方略剪滅妖氛而天日未升仰瞻何在雖近古便殿宣召亦成曠典至臣下一腔血誠欲言囁嚅内外之情痞塞不通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羶障穢天奸細滿地而

宮禁九門偵詰稍踈則必有乘間竊發如開原斬門內應者噬臍何及而推差有人經年不致使候命諸臣齊欲辭陛歸山是亾國之徵也近雖取次報用而癸丑一咨尚多薪積丙辰候缺益嘆河清至科抄白頭印劄不予循

資升擢經歲不下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
爲方今政地單匱位宁半虛闕門之典未光
尊帝之途弗廣或二曹一攝或全曹俱空西
府盡日啼鳥廷尉門前羅雀此乖離之象也
以致百爾稽遲動輒耽悞雖軍國大計

玉音叮嚀亦呼之不應急之不來則大僚日缺之
故乃閣部催點唇焦筆禿此豈不可優爲者
而不肯爲方今戎索搶攘當局退避盡屬全
軀保妻子之流柰何責以亾身殉難之義而

國有忠貞社稷攸賴罪弁如麻承恩且得釋
之以立功乃忠賢鄒元標趙南星等累累百
餘輩一錮永錮卽劉光復片語激昂五年衡
困起之奧渫出之羈囚助勦報効必非小補
也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良將勁
卒肝腦郊原巖城巨鎮奄爲虜有誰司兵柄
而至此乃楊鎬多時就逮聚納有賄社戮無
期李如栢倚城狐于內李如楨脫狡兔于外
皆負不赦之罪而卒不聞以功令從事至督

餉部院李長庚詞臣徐光啓科臣姚宗文

特簡方隆委任宜篤乃救時方切纓冠條奏如同
轉石命討廢格兩者皆譏誰執其咎此豈不
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時艱孔棘

聖慮方殷臣愚畢殫所恃一線章疏得通其脉謂
宜朝上夕下不受中制之疑乃報者十一不
報者十九緩者如此急者亦然卽

天語口傳矯信相繆跪門迫切苦叩無何千古體
統一且毀裂至深居稱朕

郊廟朝講一切曠廢何以格幽明而光燕翼此豈
天譴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官俸可蠲隸食
可扣戍卒枵腹終不可支則各省直凡江關
山陬所設助工之包稅旣年久不蒙停免通
行暫留外借亦可少資軍糗而東省仍歲災
傷民不堪命自臨清以及六郡一切權稅斷
宜報罷不過內府之秋毫實闕小民之骨髓
也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原夫星變風
變地變河變人物之變皆先時譴告者是上

天明與以優爲之時而
皇上坐失之嗟夫天下尚可爲也

天子固優爲也時窮勢迫又不容不亟爲也若仍
悠悠忽忽視爲尋常將以不肯爲者而至于
不能爲以不肯亟爲者而終于不可復爲天
下事去矣職等立朝殉義固不難以一死報

皇上而

宗祖櫛風沐雨之天下至

皇上而竟欲付之一擲也不亦深可痛哉至乃登

萊添兵議餉職等疏請再三旁觀者或以爲
宗廟私憂過計頃據逆酋細作男扮女裝謀焚海
皇土州草場約期要截運餉鑿鑿有據則職等已

蚤見而預言之亦再承

皇上下部速議至今杳然高度是又部臣所優爲
而不肯爲者也當經常之日轉就權宜值危
大千急之秋翻爭執掌回天無路初以伏
皇闕爲迫情納牖無方漸視叩

聞爲漫套繫名驥之足安望夫絕塵而奔僅畫

餅之操猶責其應手而具旣同舟遇風矣無
胡越人相救之愍此莫非王事也分左右相
持之勢不能者止亦曰保身無道則愚誰爲
濟國作不陰不陽之色若可需可待之時則
臣下之優爲而不肖爲又若與

皇上之優爲而不肖爲相終始者也語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后與臣必有交任其責者
夫今日何日利害安危所爭呼吸乃得以談
笑當涕泣之道耶伏惟

皇清通志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皇上亟念時危大割私好慨然允發帑之請聽當
事諸臣乘機觀會犒夷啗虜簡將蓄兵秣馬
飽士以便宜行事併一切急着悉賜舉行仍
勅大小臣工協恭和衷共謀共斷各出實心任事
無或袖手推乾若臂使指有呼必應庶着着
緊奏人人踴躍金甌缺而再補

宗社危而復安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亦只
皇上轉念間耳職心切憂天語無忌諱不勝待
命之至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題爲外解通查將
盡遼餉垂絕可虞仰懇

聖明允發內帑以濟危急邊疆以保宗社事今茲
十月該臣循例月報查見在遼餉銀僅僅三
十四萬餘兩而查新餉司催發急如星火據
見在之數不敷彼中一箇月之支乃督臣爲
水陸二運舟車所費眼前復需二十餘萬兩
各省直募兵陸續到者眼前復有四五萬人
餉于何出應此不能給彼顧內旋以失外臣

與同官李汝華仰屋喟嘆束手無策問那借
那借盡矣問撻括撻括盡矣問加派一年之
加派盡矣問發遼餉若干則已發四百八十
萬矣

皇上聰明神聖誠思此四百八十萬餉不從天降
不從地湧前項數目若之何不立盡耶頃者
諸臣見遼餉無措計惟有內帑可救燃眉故
合辭叩闈而懇戶部率屬而懇中外言事連
章累牘無不以發帑爲懇豈私憂過計強

皇上以所不欲哉蓋畫無復之而勢不得已也臣
待罪倉場亦在戶部竊謂實需二百萬金
皇上自爲社稷旦晚定行慨發故不敢另疏煩瀆
今靜俟多時未蒙

俞旨

皇上豈以奴酋彌月按兵不來遼東遂可無患乎
不知前此奴酋三路獲勝亦嘗彌月不來矣
忽一來而開鐵而北關如摧枯拉朽况今縛
宰煖殲金白磨牙吮血蓄謀更爲叵測其不

卽來者豈誠畏我哉計必竊犯金復海蓋以
絕我糧芻計必蹂躪朝鮮以斷我犄角計必
勾連虎墩以使我項背受敵有一于此遼陽
不攻自危矣故遼東經撫二臣在內衙門與
臺省諸臣會議防金海恤朝鮮收北關詰虎
墩保遼陽所謂應敵之着伐謀之方不得不
爾而重兵屯守寧可以枵腹令平行間犒賞
寧可以空言諭乎審勢度費的需二百萬金
庶芻粟不匱表餌有資孤注之遼陽可保遼

陽固則恢復之基也轉危爲安全在此舉

皇上柰何吝朽蠹之長物以

社稷爲戲耶蓋用人用財同一機括而使

皇上早用新經略以代舊者亦不至收拾之難如
北今日內帑之請猶是前日用新經略之請
也遲之誤事已見于前

皇上豈容一誤再誤譬之拯溺者所需止在一瓢
卒不能辦呼之岸上之人至急也亦至易也
而岸上之人坐視不理後雖方舟而前直撈

之魚腹中耳

皇上不于此時亟發帑金接濟恐後此發更多且
皇上有不及發者矣臣不避瀆聒具疏上陳伏乞
皇上深思遠慮爲

祖宗保社稷卽爲社稷救封疆慨然出內帑一二
皇上百萬金發之戶部次第解運遼東付經撫二
臣相機展布用間用賞并充軍餉戶部酌留
皇上數十萬兩接續募兵練兵各項支用旣以昭
朝廷之德威又以壯内外之神氣非但藉以

潛消呼庚脫巾之虞抑且因以徐收犁庭掃
穴之功此一事也所關於宗社封疆安危夫
豈細故臣非喋喋實竭拳拳萬惟

聖明垂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狡夷蓄謀叵測中朝
設防當嚴敬效芻蕘管窺用佐兵食前箸仰
祈

聖明亟加申飭內外臣工以慎固封疆奠安宗社
事職歷考往史自古有國家者無事則思患

聖門
預防交爲綢繆有事而竭蹶修備不惜胼胝
致治保邦大都百世同揆也未嘗平時爲塞
川厝火旣上蒙下蔽怡怡於處堂臨事當剝
膚燃眉且中隔外離昏昏如長夜有似今日
○兵也者粵自三韓潰裂九塞驛騷遼左已成土
聖門崩瓦解之形海內盡是鳥驚魚散之象誰司
專閫致茲覆轅變已敗而更局瑟不調而更
鼓經略熊廷弼收合餘燼撫摩羸卒爲添竈
量沙之計蓋已不遺餘力矣軍法行于貪懦

之將壁壘聿新心力殫于區畫之周金湯可
固真足以壯積弱之氣而寒逆奴之膽者試
觀奴破北關後奸滑勢惡奚以兩閱月而蠕
蠕不敢動也其果悚息于遼陽之有備震懾
于經略之威名而不敢西向牧馬乎抑或故
爲緩我之圖巧爲伺隙之便必欲得志而後
舉事也狡哉酋乎計必出此則夫蓄艾于久
病之餘撤土于風雨之至極講兵食預偵彼
已爲有備無患之策者惟此時爲然矣昔大

將軍徐達北征

太祖遣人諭之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護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大哉

聖謨真爲萬世行軍炯鑑今日對症之藥石也遼左向來之失病在文武分途太甚道將心力不齊甚至文與文參商武與武矛盾以致臨敵易面敗衄屢聞今幸經撫二臣情叶壘篋謀同金石事事相商心心相照遼左事體頓

爲改觀而其中驕蹇自雄意不可乎一世異
愞無氣念惟在于全軀者翳豈無人終非共
濟安望効死大都將領多則權不相下勢位
並則意不相能總在調停庶振敵愾此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遼左向日之敗繇于機事不
密經略渾如木偶左右盡是細作以致我謀
盡洩彼志益肆今新經臣設法最嚴盤詰最
細如賈朝輔輩已無所容其奸第李佟二人
應罹赤族之誅且親戚在城向來業已發覺

迄今未見作何處分若姑待以不死許令行
反間以招來之李佟之頭可致麾下不然盡
搽其黨竿之藁銜以示四夷快神人之憤可
須臾緩乎况城中奸細搽之亦易在軍伍則
十人成隊隊有長在民間則十家有牌牌有
保其誰能匿之又在此當事者之妙算耳此亦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向來邊事之壞由于債師剝
削太甚而軍士之以枵腹乘障也救死不贍
奚能克敵今經臣問死扶傷與士卒同甘苦

貪如陳倫業已尚方從事矣軍士或自此有
實惠乎第遼地孔寒朔風透骨可憐他鄉之
客誰是送煖之人至于川兵更弗耐寒近聞
遼中大雪有凍餒而死者不惟性命堪憐抑
且緩急何賴况一兵之調費幾多唇舌幾多
金錢而可輕于一擲乎謂宜如京軍胖襖等
項每歲派解二三萬亦自有濟何經略曾未
言及而該部亦不動念也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向來遼事之壞由于輕言進

勤而不知要害之當守兵力之宜合也今經
臣撤藩防遼以衛根本分兵設伏以壯聲援
深得戰守分合之宜自可恃以無恐矣而海
蓋一帶糧運攸關未知作何守禦三岔河一
口東西要路未知作何防閑以至旅順之設
將以防登萊鴨綠江之添將以資犄角朝鮮
北關之從何聯絡經撫應有布置該部當爲
照管近觀經臣還兵情由區處大略一疏委
曲詳到智盡能索職猶惜其綱目之太拘而

筆劄之輕洩也疆場之事有權應假便宜豈
可掣肘此亦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遼左禦酋全憑軍器上年解
運山海猶自堆積未發近接經略咨文除討
各樣軍器外內一咨爲京庫假鉛無用另查
補發事據領運官劉尚仁稟稱應領鉛三萬
斤每塊止外一層鉛皮內盡是鐵渣砂土每
鉛一百斤鎔化止得十數斤不但有費腳價
抑且大悞軍機竊思此項假鉛係何年入庫

何官驗試所當查叅庶儆欺誤此非

陛下所當申飭者乎山西久離之兵已乏料理各
省續到之兵作何安插有兵須用餉無餉則
無兵戶兵雖有分曹兵餉實屬一脉邇何此
推彼諉日挨一日也內帑已難應手外解自
當留心適接閱臣姚宗文手書述永平餉司
到不言舊餉止存二千金來月便不能給因外面
藩司急新餉而緩舊餉且移舊作新等語是
暮四朝三之術也職查得向來考成止及知

府州縣未及藩司以故苟且塞責全無着緊
催儻今後宜著爲令布政以下總入考成每
一歲中新舊解額以九分爲率如不完者停
其陞轉則人皆急公而終事自易矣此固諸
臣言之娓娓該部聽之諄諄無柰畏嫌避怨
之念重寧誤軍國不敢忤人情也是又非

陛下所當申飭者乎科臣閱視之遣行之

祖宗朝者不具論卽如

皇上十九年曾遣科臣李汝華鍾羽正等往閱各

邊彼時錢糧之虛冒行伍之空虛與夫督撫
鎮道之因仍玩愒地方豪強之盤據隱占彈
文如雨法紀如霜種種蠹穴一洗殆盡厥後
停而不行而邊庭弊竇幾不可問矣今之遼
左實爲殷鑒頃者姚宗文一行而宋鎮虜李
逢恩二貪弁輒爲暴露卽二弁而他弁可知
卽一鎮而他鎮可知况今徵調紛馳便露衿
肘之氣象若復因循是狃究至敗壞難收恐
遼左之外不知有幾遼左奴酋之外不知生

幾奴酋也軍容欲整閱視應復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該部亟爲議覆舉行者也閩外惟
將軍之司大將係三軍之命苟非其人貽患
不細宣府總兵孫邦熙老憊貪婪職等交章
論列而充耳罔聞肆志不顧自非喪心病狂
何至廉耻盡滅聞其當日原從賄得今日必
求賄償若待其自裁而始議改則于彼饜飽
而于軍魚肉矣至登州逼近奴穴海運關係
軍命非藉夙將何堪彈壓副將熊大經一味

惟怯終日乞回雖操守未至大壞而人地實不相宜應當調處微示創懲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該部速爲更易以重邊鎮以肅海防者也抑臣于此猶有說焉天人相與之際呼吸相通休咎感召之機毫髮不爽年來海宇災變史不勝書近日在京如月之過望而圓日之一時三見雖臺官失于占候而士紳親有目擊兼以山東有風霾之異遼左有雷震之警種種異見異聞總非吉祥善事而

陛下漠不動念寂不聞聲浹旬以來一人不用一
政不行若視天下無一足當吾心亦無一足
爲吾難者政本樞軸之地啟事已票而復留
是自缺其股肱也司馬印封旬日何不蚤爲
賜環以全進退之義練臣疏議再三何至

勅利不與以繫騏驥之足一院三堂並缺烏臺鞠
爲茂草而大理塵封并署篆而不報矣六科
五印高懸白抄成何事體而刑垣晝扃行其
庭虛無人矣甘肅新撫部疏已覆回藉而俞

書通考卷之三十一
五
允無期則舊撫之不朝何日大同舊撫

綸音已允候代而新撫不下則總督之續理奚堪

同一差也而冊封李若珪等胥慶彈冠募兵

曾汝召獨覺向隅同一咨也而彭際遇等十

一差共慶連茹鄭宗周等六七人猶若株守

同一散館也而周希令剪桐藩邸已沐綸渙

韓繼思申廷謨索米燕市猶未局結武弁之

罪狀如山尚蒙使過之典戇臣之心直如矢

可無解網之仁總皆本朝闕政統望

聖意轉圜果能設行而致行則內之元氣旣實外
之神氣自振區區奴酋可不久而立縛於

闕下矣若猶泄泄悠悠主上耽長夜之娛臣子
習醉夢之套奴緩而優游以待奴急而莫敢
誰何竊恐遼左去而山海危薊門危

陵京與之俱危也蕭牆禍作國家幸則爲玄肅
不幸則東晉南渡且有不忍言者矣詩曰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諸臣死無善所固不足惜
陛下卽珠寶如山金銀盈篋將持此安歸乎適足

爲寇盜資付之一愀然已耳職言一出職罪
萬死第以身出入掖庭目擊貼危義難緘默
遂不覺冒昧至此恐今日不言他日言之無
及也伏乞

聖明垂察施行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萬分難支懇乞

聖明垂念特允發帑以濟燃眉事職本庸窳謬膺
餉務屢疏條議或疏覆未蒙俞允又以嚴譴
司官及海州遭颶兩疏引罪未奉處分該職

正席藁待命蹶蹶皇皇何敢復爲聒請惟是
遼餉之急若剝膚乏若懸磬職之官一日未
斥則遼餉之責成一日尚在也職又何敢隱
忍不言以悞軍國夫遼餉加派止二百萬耳
原以備十萬師之用除前次用過者旣已虛
擲而今次見在與議調之兵據職部前疏所
計約至二十萬是餉額用去其半而兵額又
浮其半也豈此數之所能支乎通州昌平天
津內地水陸之兵添至數萬卽如天津一處

職所目擊問之道臣云添山東浙江及南兵
共七千名每年所費廩糧約用十數萬兩時
方議定餉司尚未有呈請發到銀兩以備支
給而總兵已蒞任矣各兵一集將何以爲月
餉餉且不足將何以設蓋營房勢必散處民
間以無餉之兵而久處爭攘之地職慮天下
之變不在遼左而在眉睫也該職所司運務
發過薊永遼東召買銀一十五萬兩用過運
糧船腳價三萬餘兩所請造船添車之費應

用一十六萬兩咸出新餉之額也既急用之折色矣又倍用以運本色既已用之遼左矣又分用以固內地不論爲何部錢糧不論爲何處調遣無不索之新餉而新餉止二百萬取用將竭其能足乎不能足乎不待再計而可知也假令職部未加派未摻括則曰職部之職司未盡猶有待也加派已行矣摻括已行矣而餉日不足兵益日增激之內揭竿可虞緩之外呼庚可慮獸窮則攫斯必至之勢

也日見職部窮蹙之極合詞五請帑金未蒙
允發職竊慄然懼且疑也以

皇上聰明天縱靜覽章疏試思此二百萬者能足
此各項之分用否除此加派之外職部更有
何錢糧可爲接濟否如此則舍乞恩于發帑
無策矣若職部稍有一毛贏餘可爲設處豈
以發帑二字爲

皇上所厭聞者而職等敢冒
天威而爲是瀆請耶

皇上又試思職等今日瀆請果爲職等私情乎爲
皇上疆場乎近者遼左之間經臣整飭惟新人有
固志所恃者兵兵所恃者餉耳在禦侮者不
能以枵腹使衆在持籌者不能以黠鐵成金
萬一遼餉不繼奴酋再逞則遼陽危而內地
亦危各鎮之糧不繼軍伍脫巾則內地先遼
陽而危咫尺神京彼時縱欲發帑而且無及
則亦何怪此紅蠹金錢而泄泄以貽莫大之
患也至于職陞辭以來屢疏所陳無當採擇

截漕一節五月上疏六月覆請俱不得

旨方以便宜行留時已臨秋倉卒括舟完此一運

而芙蓉岬峨等島偶遭東省異風在後發者

幸抵遼地而先發者及泊島岸明春之舟更

爲難具其請造淮船一節自職叨撫東省屢

請至今未一得

旨茲職不獲已差經歷程惟守主簿徐弘諫二卑

官以往尚不知能造如數否職先令武生梁

聘材催募沙船止報得五十隻亦未給以見

銀日來淮上條議海運者有人寧前海蓋二
道呈報習行北岸者有人職又行海防叅將
錢世禎募南中慣知海上風雲者若而人但
皆以空文劄取之未可必來卽來也其天津
芝蔴灣各處造船所費不貲關之內外須加
倍添車海蓋一道接受各處之運拮据尤難
摻括無牛必須買之內地凡此數者行之省
直地方未免煩攘第事勢至此救焚拯溺不
得已爾若非多發金錢何以足用若非嚴奉

明旨何以責成職欲多請之也則二百萬之數職部止此多用于本懼不足于折職不多請之也則舟車之費從何出辦俱不足于本中夜躊躇計畫無復惟有束手長嘆而已伏乞

皇上翻然軫念二百萬加派之數原不足遼左之支持允發帑金百萬以濟遼餉之急并

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一番務求兵食本折之額
一一相符庶便料理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終